

童年时代，老家的岸头港是我们这帮野孩子的乐园——游戏、摸鱼、烤玉米，穿着土布衣衫在河岸上疯跑，而港河的水流就像永远玩不腻的玩具。祖辈们一铲一铲挖出的黄泥岸，滋养着一方水土。如今早被填平，盖起了一幢幢楼房。可每次做梦，我还是会看见那条河，水流哗哗地奔向长江和东海，像我们这群人，不管走多远，终究是从这儿出发的，带着无尽的乡愁与难忘的岁月。

◆面对一座岛屿，我总会想到水流，如78公里长的南横引河和84公里长的北横引河，这是崇明岛上两条承担防洪排涝、淡水调蓄供应及航运的人工河道。它们的流向横贯东、西部，构成环岛运河系统的核心框架，其次小河、沟渠密布，桥梁多，岸线长，自然离不开港口码头，最后，所有的水流必经长江入海口融入东海。

数十年以来，我时常在脑子里跳出岸头港这个称谓，那里的堤、岸、水，甚至潮平两岸阔，航道桅杆林立，舟楫如梭，在岛屿上曾有这样一条港河，水流不止。

我记得的岸头港，贴近东部入海口，是我老家所在地，在梦里频繁出没，不管怎么使劲，很难爬上去，眼花缭乱中大岸变成鸟的翅膀飞到了云端；港河的水流，被梦境折叠成一截横卧的瀑布，纷纷向空中泼洒浸润……我想起爷爷这一辈人，是最早开河做岸，披霜沐雪，铁铲插入冻土发出的吱嘎声，惊飞芦苇丛鸟巢里等待冬阳暖身的鸟儿。这群穿着家织老布的老农，在寒冬里钻出热被窝扑进冷风中，去挖掘滩涂地下黄沙泥，肩挑百余斤重的泥担，来来回回不计其数地密匝匝堆砌起一条东西走向的堤岸，围垦挖空的坑洼地，成了港河，最后命名岸头港。

有一天，村里一位邻居老人去世了，我回乡奔丧时生起一个念头，要寻找这条记忆中的岸头港，自己化身一艘古船驶进它的港湾，将其还原，尽其所能来一次对祖辈的怀念与致敬，也是对童年的回望。

我询问村庄里的老人，是否记得开掘这条河岸时最初的模样？有老人说，高出庄稼地不止一屋顶，人站在南岸，看不到北岸村庄的房屋和百年老树，港河又阔，一次潜泳到不了边。另有老人说，岸顶宽度可以走一群牛。他们嘴里的一群牛，少者三四头，多者七八头。那是两辆牛车对拉而过，这气势配得上种地汉子。当时，岸外滩涂长满芦苇、蒲草、丝藻等野草，他们农闲季节就贴着长江南泓道入海口放牧，逐年延伸到东滩，连江浙一带养殖户都来放牧，高峰时达5000余头水牛，故有水牛之乡的称号。

清乾隆年间岛屿东部开始围垦，由南向北延伸，乾隆后期建镇，取名陈家镇。许多年前陈家镇地区被分成陈镇和裕安两乡，岸头港作为两乡分界线，到了2000年12月合并为陈家镇至今。滩涂多港汊，被长江水冲刷形成一个个港湾，再加上做岸掘泥渐成港河，造水闸一座。可想而知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无人不知岸头港。

◆岸头港，在我的童年时代，说它是生活的乐园并不过分。过去乡土上长大的孩子，泥土和流水，就是不花钱的玩具。踩在脚下的泥土，一点儿意识不到有多么厚实。而黄泥岸横跨在那里，被祖辈从地下掏出，垒高夯实，似大地上拢起背的龙脊，每时每刻都能见到，与它在一起，才觉得是真实的，玩耍变得格外的痛快。

那时裕安一大队坐落在东南方入海口，靠近岸头港，距离我老家几百米的地方。家门口这条日夜流水的港河，成了长江在东海滩涂沉淀而奔涌突显的水流，随同挺拔的堤岸，守护着庄稼、家园及畜禽，一直深刻在我脑海中。男孩子没一个不去岸头港玩，名堂可多了。与我结伴的是大胖、水娃、原根。大人出工，我们必去岸头港。大胖从瓜藤上摘下几根青黄瓜、几只番茄；水娃家的枇杷熟了，总要摘一小袋；原根带着火柴和引火纸，有时从他的奶奶家橱柜里挑几条蒸熟的小鱼干，实在没



情事

倾诉与聆听，都市与乡村的情感故事。请勿对号入座。(图文无关)

口述：阿加 文字：丁惠忠

老家的岸头港

啥带了，便从咸菜缸里挑一棵根部腌成黄色的芥菜。我家正好有亲戚送了一包红枣，母亲将其藏在木板箱里，想在过年时煮红枣茶待客，却被我一次次拿上一点儿，带去与小伙伴分享。谁知，末了只剩下一只空包装袋。我挨了母亲一顿打，长了不少记性。

伙伴们带去的东西挺丰富，可对于连天上的星星都想摘下来想啃一口的村野少儿来说，哪经得住吃。盛夏的玉米地，鼓胀的玉米棒垂在秆上，采摘一兜剥掉外壳，寻一处岸脚凹坑，捡拾一些枯干的树枝、树叶，原根会生火。众人将枝丫穿入玉米棒芯，往火上慢慢烤。不一会儿，黄玉米粒在烟火中熏黑了，卖相难看，但烤熟的玉米粒飘出香味，一阵阵散开，十分馋人，竟招来附近三四条狗，围在岸边庄稼地瞪圆了眼睛。

这样吃了一通，便下港河摸蟹捉鱼。我还不会游泳，哪敢往深处去，手拉着港边沿芦苇秆踩水，嘴里咬着装鱼蟹袋子的绳扣子。他们几个摸到小鱼小虾，就游到我这边放进袋子。

不稍时日，我便学会游泳，不再打下手，可以闷水从淤泥中揪出一只大蚌，二只螃蟹，活捉几条一虎口长的翘嘴鱼。这下热闹了，又忙乱一番。折一支江芦，取一段老根拍开，江芦锐利的一面插入鱼嘴，一直捅至鱼肚，我们清空鱼肠苦胆，接着放火堆上烤。鱼鳞是留着的，有鱼脂，脆。哪里料到烧烤这个词，早在童年里就有了，我看比现在海鲜烧烤“正宗”，趣味尽在一群野孩子烤出野天野地的欢乐。

另有一帮孩子是隔壁小队的，有时混在一起玩。在玩好人抓坏人时，分两组人马，我们一个队归一组。岸坡上有密集的江芦、杂树，港边有芦苇、丝藻，小身子躲藏其间，不容易拘出来。有一次，我们扮好人，外小队孩子扮坏人。开始抓坏人时，我们几乎找遍了每一根江芦，每一处水坑洼地，就是搜不到那几个“坏人”，急得在岸上吼叫：再不举手投降，抓住了绝不轻饶。

此时，大胖热得不行，一直呼呼地喘气，于是跳进港河钻一个没头顶。他从河中冒出来甩甩头发，用手抹掉眼睛上的水珠，眨眼道：“这帮小子不会溜了吧！”

我猛然想起，上一次他们吃过亏，被我们偷吃了几根烤玉米棒，这次故意耍赖吧。原来我们躲在南岸时，他们在北岸悄悄地沿着岸坡下的玉米地回去了。因此，以后他们玩他们的，我们管自己玩。到了上庄村小学时，我们都在一个班，像流水一样又聚在一起了。

◆而比我大七八岁的一拨人，他们的童年也无异样，在岸头港的水流、堤岸、芦丛、林带中度过，似扎堆的小牛犊和一群神出鬼没的鸟儿，纯朴与灵动。只是那个

时候点灯用煤油，乡间还没有通电，黑暗里做着很长很长的梦，在时间的荒原上，我感觉人的长大是缓慢看不见尽头的，因为我们这批人刚蹒跚学步，在年长者眼里会不屑一顾。这些人中有我一个氏族的堂兄、远房表兄，有邻居大哥和相邻村庄里的人，他们长大后离开了岸头港，有的去部队当兵，或者被推荐当工农兵大学生，到了恢复高考时，有几位考上大学，也有的进城务工。之后他们这群人里有在企事业单位工作，有三甲医院主任医师、企业老板、商业精英等。回望岁月，都是从童年的岸头港出发的，像一股股水流，流到远离故乡的地方，变成一条平凡又强盛的堤岸，从事不同职业，护卫一方。当然，更多人仍是农民身份，传承着种田人的本色，与父辈一起建设家园、赡养老去的长辈，日夜守候，最后将他们一个个送去墓地。随之又会眼巴巴在悲伤中，挨个送走父辈的人。到了这些关口，恨时间不可逆，如水流，会时不时地抛下万物疾驰而去。

几十年倏忽而过。岸头港早已夷为平地，我的童年，那些无忧无虑的往事，却并没有随岸头港的坍塌消逝。

◆前不久，我回到小镇，让大胖带我去了岸头港旧地。大胖不像水娃、原根定居在城里，他先在镇上企业做工，一直当到副厂长。在企业转制时，他自己创办了一家五金小工厂。这次相见，大胖童年时一身膘不见长，反而成了精瘦的汉子。他说：“厂子不大，近百个职工，维系一个个家庭的生计，我怎么胖得起来。”

大胖陪我一路走，聊得起劲。我说：“大胖，你都是实心肉，结结实实过日子的样子嘛。”他好像听出了我的言外之意，开心地说着往昔。岸头港先是推平了岸，垦地种上庄稼，港河被河岸的泥土回填，成了一条悠长的沟渠，用来排涝、取水、浇灌庄稼地。后来，两港周边房屋实施旧改，拆迁形成商务办公区、高校园区和商住楼群，原来那座水闸朝东位置，便是现在的朱雀河桥。而那条沟河，经过重新挖掘成为大河，连通涨水洪，经南横引河通达奚家港，出港一路流经长江，汇入浩浩荡荡的东海。

听大胖如此言说，我觉得那个水源地，确实仍是岸头港的流水，那龙脊一样的岸背转换成地脉，似潜龙蓄积力量汩汩地拓宽了河床，它自有流向，也都是线状流淌，很多时候不是直线，会曲里拐弯，偶尔可能倒流，但不改流入大海的豪迈，没什么阻挡得了流动的唯一性，这是水流的本质。我思忖，童年毕竟如港河之水流去了，而岁月冲刷出的新河道，正奔向更壮阔的前方，似岸头港百年水流，认准了远方和未来。